

太虛大師遺集



# 記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紀念集會

——美國通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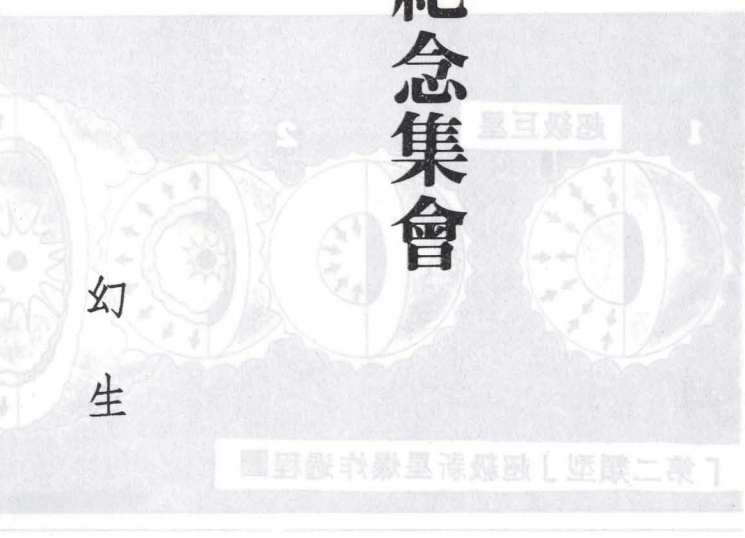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七日，是近代中國佛教一代偉大領袖——太虛大師上生四十週年，在美國洛杉磯法印寺裏，舉行了一次虔誠隆重的集會，祝禱這位悲願深廣功在佛教的一代大師，早日乘願再來，重興中國佛教，廣度無邊眾生。

一述：

一位離開人間四十年的大師，在一個多變苦難的國家中，他底偉大形象，早經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淡化褪色，甚至已被遺忘，可是，他一生的偉大行誼，却被幾個流浪在千萬里以外的人牢牢地記着，以致發起紀念，這是有原因的。

一九八五年夏間，我從美國回到台灣，在中壢圓光佛學院及高雄佛光山二處任教，香港內明月刊主編沈九成居士，寫信給我

告以一九八六年三月號的內明月刊，將出紀念太虛大師專號，約我寫稿。沈居士並且連我寫稿的內容都加以指定，要我撰寫太虛大師與近代僧教育方面的文字。過去我為內明寫過不少文稿，算得上是它的一位老作者，承蒙沈居士的關愛，已往每次通信中，都叮嚀囑咐我好好地保養身體，師友的盛情，使我無法拒絕不寫這篇文章。何況，太虛大師，更是我一生中崇敬的一位偉人。雖然我出生太晚，求法更遲，沒有見過太虛大師，更談不到親近，不過，我從「太虛大師全書」中，以及後人寫的許多紀念他的文字裏，我對太虛大師的了解，是很深刻的。他的一生悲願，謀求中國佛教的改革復興，奉獻了他的一生，這種偉大事跡，是得到歷史所肯定的。難得「內明」出專號紀念他，我應該好好地寫篇文章來紀念這位一代大師。因此，我毫不考慮的答應了沈居士的稿約，想在寒假中完成這篇文章。



沈居士為何要在他所主編的「內明」月刊出版紀念太虛大師專號？這也是有其原因的。自從沈居士接編內明月刊之後，我曾經有緣去過二次香港，那時我為內明寫稿最勤，有時差不多每期都有我的文章。我與沈居士見面交談過多次，有一次他告訴我，中日八年抗戰勝利之後，太虛大師由重慶回到上海，他由大醒法師引薦，在玉佛寺拜見太虛大師，以後交往過從很久，太虛大師對他非常器重。那時，太虛大師為謀求中國佛教今後生存大計，鑒於以往的痛苦經驗，不想凡事仰求政府執政當局來維護，佛教本身應該自立自強。時代變了，國家的政體，也由過去一黨專政的制度，逐漸走上多元化的民主政體。所以，太虛大師擬議中有組織佛教政黨的計劃，參與現實政治活動，在民選的國會中取得若干議席，以問政而不干治的精神，監督政府施政，維護佛教自己本身的權益。一九四六年初夏，太虛大師在上海創辦一份「覺羣週報」，便是做為組黨的宣傳喉舌。大師在創刊號上，發表「僧伽與政治」一文，鼓勵優秀的僧青年，應該積極的參與現實政治活動。「覺羣週報」第十期，特別出版了一期「問政而不干治」專號，獲得佛教界僧俗二家熱烈響應支持，佛教組黨的問題，幾乎呼之欲出。執政的國民黨當局，極為重視，曾以私人的情誼，函詢組黨的意向。佛教為謀求自身生存不受政治迫害而組黨，必須要有多方面的幹部人才，從事內外工作。年輕才俊的沈居士，極為大師所賞識，過從多次，相談極得，大師對其期盼之殷，擬使之成為佛教組黨的忠實幹部。不幸，太虛大師第二年（一九四七）春天圓寂上海玉佛寺，佛教組黨的事，也就無形停止。沈居士一直對太虛大師與大醒法師思念不已，十多年前，曾在內明月刊出版紀念大醒法師專輯，今年又出版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專號，是有其歷史背景原因的。

過了不久，我又接到沈居士的來信，他告訴我：曾經致書向印順導師約稿，請其撰寫紀念太虛大師的文字，久久未見印公導師回信，託我就近代為催稿。那時我正在台灣南北二處佛學院任教，每個月裏，必須南北二地奔波來回一趟，功課很忙，一時無

暇前去看望印公導師而代為催稿。因此，我將沈居士的信，轉寄印公導師。此外，我也寫了一信給印公導師，請其能對太虛大師的思想體系，撰一長文，加以評介，作為紀念大師之用。我之所函請印公導師撰寫太虛大師思想體系的文章，因為自太虛大師圓寂以後，我們很少看到有人撰寫具有系統性的評介大師一生思想體系的文章，這對太虛大師而言，我們做後人的人，感到有一件應做的工作而未做，愧對大師。評介大師一生思想體系的文章，並非人人都能撰寫，必須要對大師的思想體系有深刻了解的人，才能勝任此一工作。印公導師，却是對太虛大師思想認識最深的一人，當今之世，他是撰述此文的一個最佳和最理想的人選。太虛大師圓寂以後，留下的六百萬言「太虛大師全書」便是由印公導師負責領導編輯完成的。他對太虛大師的遺著，都全部仔細地讀過；當他編著「太虛大師年譜」一書的時候，又對大師的歷史作過多方面的探尋與查證，在大師門下，而對大師的歷史與思想知道最多和認識最深的，印公導師是手屈一指的第一人，無出其右。至於印公導師本人，又是當今對佛法的研究有最傑出和最有成就的一位權威學者，雖然他曾經從大師受教，但是，他的佛法思想，並不完全同於太虛大師，甚至有些而與太虛大師相左。儘管如此，印公導師對太虛大師的思想博大圓融，還是讚仰不已。我們從太虛大師上生之後，三四十年来，他所撰寫的許多紀念太虛大師的文章，在字裏行間充分地流露了他對大師的敬佩和禮讚。我想以印公導師的高度智慧及其長於思辨與分析的精神，來寫大師一生思想的演變，以及分析其思想的起源等等，要比其他人來寫，更能入木三分，恰到好處。不久，印公導師回我一信，告以沈居士邀稿的信函，早經收到，因「衰病未覆」，要我代向沈居士致歉。至於寫大師思想體系的文章，視目前的衰弱體力，不知能否寫成。我將印公導師的信，影印一份，寄與沈居士了。

記得是圓光佛學院有二天假期的時候，我利用這段不上課的空間，去台中「華雨精舍」看望印公導師。在談話中，自然談到

內明月刊將出紀念太虛大師專號的事。那時，我仔細地推算一下，一九八六年，是太虛大師上生的三十九週年，後年才是大師上生的四十週年。內明月刊要出紀念太虛大師專號，為何不等到一九八七年大師上生四十週年出版，不是更具有意義？印公導師也同意我的想法。但是，我們不知道沈居士的意思何在？我是一個天生的心直口快而且多事的人，由台中回到中壢的當晚，立即寫了一封信給沈居士，建議他將紀念太虛大師專號移後一年出版，用以紀念大師上生四十週年，移後一年，時間較長，可以從從容地多請一些人寫稿，多搜集一些大師的珍貴照片和遺墨手跡，一並刊出，將紀念專號的內容印得更豐富些，具有歷史的保存價值。過了不久，沈居士回信給我，關於紀念太虛大師專號的事，他經與新加坡演培法師等函商之後，大家都贊成延至太虛大師上生四十週年出版。

因為我的建議，沈居士決定將紀念太虛大師專號延至一九八七年出版，時間還長；一九八五年寒假，我也因為其他很多雜事，沒有動筆撰寫太虛大師與僧教育的文字。一九八六年春天，我來到美國，在西來寺掛單，身體時好時差，雖然曾經幾次想動筆寫「太虛大師與近代僧教育」的文章，可是，在動筆前的幾次構思，想到這篇文章並不好寫，主要的問題，是在美國的參攷文獻資料不足。西來寺雖然有一部太虛大師全書，和一部印公導師的妙雲集，但是，從「太虛大師全書」和「太虛大師年譜」中所能搜集到的資料，不足以完成這篇文章，必須要參考早年的其他佛教文獻予以補充，何況我又是一個帶有一點「史癖」習性的人，不將事情的經過知道清清楚楚，是不敢隨便輕易落筆的。而且，這是一篇紀念太虛大師的文章，對於太虛大師與近代僧教育的關係，應該要作具有歷史正確性的詳細論述，以給後人的研究參攷。

我想寫的「太虛大師與近代之僧教育」一文，擬定了下面幾個章節：一、清末民初僧教育之概況，二、從整理僧伽制度到僧教育思想之興發，三、武昌佛學院與漢藏教理院之創辦，四、支

那內學院與武昌佛學院對於大乘法義之論爭，五、僧教育與世界語系之構想，六、太虛大師僧教育思想體系，七、僧教育之成果及其對佛教之影響，八、近代僧教育之父——太虛大師。從這些章目來看，讀過太虛大師全書的人都會知道，這裏面所需要的資料，不是太虛大師全書所能全部供應的。即以武昌佛學院的創辦而言，太虛大師的自傳裏，雖然寫了不少，但是，對於一個從事專題研究的論述者而言，大師所提供的資料顯然是不夠詳細。比如武昌佛學院成立院董會，院董會的人事組織及其經費來源，佛學院內部的教學與管理，課程與師資，精神與訓導，生活與作息等等，大師的記述，都欠詳細。第一屆的教學課程，原定三年畢業，可是，到了第二學年，大師便將第三學年的課程濃縮於第二學年授完，提早一年結業。教育是百年樹人大計，太虛大師何以要將原定的計劃做重大的改變，而將修學時間縮短，豈非將僧教育視同兒戲，難道太虛大師對僧教育沒有悲願與熱情嗎？答案却是否定的。因為我從太虛大師所寫給法尊法師和滿智法師等人的信裏，叮嚀囑咐他們相忍從事，共同維持漢藏教理院的教務與事務，一片苦口婆心關切僧教育的至高熱情，躍然紙上，讀來令人感動，從這些方面來看，我們肯定太虛大師不是將僧教育當作兒戲，隨便輕易改變其制度的，武昌佛學院第一屆改變其學制，其中必定有其外在和內在的多種原因，不得不使其有改變計劃的苦衷。太虛大師在他底自傳裏不便詳細寫出，可是，我們做為研究歷史的人，不能不從其他相關的文獻資料中探討其中原因，以平實而客觀的公正態度來分析詳述這段史事。在美國要尋找五六十一年前的佛教歷史文獻資料，是比登天還難。我幾次想動筆寫作此文，終以文獻資料沒有，不得不慨歎地放下筆來。如在台灣或香港，能夠找到豐富的文獻參攷資料，我想將這篇文章寫成五六萬字的一篇長稿，對太虛大師與僧教育的問題，做一完整的歷史的論述與交代。

由於我在美國無法找到歷史文獻資料來寫這篇長稿，可是，我也不願意僅憑個人的記憶以及太虛大師全書中所能見到的資料

，來寫一篇普普通通的紀念文字，近於敷衍塞責，我想，我那樣做是對不起我心目中最崇敬的太虛大師。我寧可不寫此文，要寫這篇文章，就必須誠懇認真地找尋資料做細心研究來寫，用作代表對大師的敬意。在矛盾的心情交織之下，我考慮過很久，最後還是堅持我的原有初衷，要寫太虛大師與僧教育問題，就應該寫篇近似專題研究而有分量的文字。也即因此，去年來美之後，我與內明月刊的沈居士無形中失去了音訊的聯繫，他不知道我在美國流浪到何處。我沒有寫信給他的原因，主要還是在美國無法完成這篇文章交卷，有愧對與失信於故人的心情。我想沈居士讀到這段文字之後，一定會同情而原諒我的失信之過。

雖然我沒有寫成「太虛大師與近代僧教育」的這篇文章，但是，我對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事，却牢牢的記在心裡。今年三月九日，我特地請慧嵩法師開車，專誠去看仁俊法師。我看仁公的主要目的，便是商談三月十七日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事。我明白地告訴仁公：「今年三月十七日是太虛大師上生的四十周年，我們在美國既然記得這個日子，大家有緣同在洛杉磯，無論如何，都應該舉行一個儀式來紀念大師！」仁公雖然沒有親近過太虛大師，但是，他對大師的認識和崇敬，可以說，已經到了身可毀，頭可斷，「此一信念永不動搖的程度。仁公問我，在何處舉行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為宜？我坦率地告訴仁公：我們（指他和我）都是沒有地方（道場）的人，以目前的人事關係情形而言，當然以借用法印寺為宜。法印寺在蒙特利公園市（Monterey Park City），那裏中國人最多，交通方便，如果印海法師肯發心代為通知居士們，我想，多少都會有人去參加的。假如沒有居士們發心參加，就是我們幾個人誠懇懇地為大師誦經上供，用來追思紀念他，也是好的，仁公非常熱心，立即打電話給印海法師，與之商談借用法印寺舉行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事。起初印海法師建議，將大師四十周年提前二日舉行，故在三月十五日。因為十五日是星期天，法印寺有例行的共修法會，在法會中附帶舉行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紀念儀式。仁公對此

建議，認為不可。為了表示我們對大師一片虔誠崇敬的隆重之心，一再地堅持仍在十七日單獨特別舉行，以示敬重。要求印海法師在法會中代為宣佈此事，請大家十七日隨喜參加。

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地點已經決定了。依據仁公的構想，那天上午舉行誦經、念佛、上供儀式，下午舉行一個座談會，大家自由地發表對大師的觀感與認識。當時，我向仁公表示，我將負責寫篇報導性的文章，報導我們在美國舉行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經過情形。

十七日上午八時半鐘，我請西來寺慧嵩開車送我去法印寺。從哈仙達（Hacienda）到蒙特利（Monterey），平時從六十號高速公路行駛，差不多二十分鐘就到法印寺了，今天由於高速公路塞車，足足開了半小時才到法印寺。法印寺我平時很少來，去年來美之後，只來過二次。走進法印寺的佛殿，首先禮佛三拜；佛前供奉着一幀太虛大師的放大照片，我又向大師遺像拜了三拜。大師遺像前，供着鮮花素菓，一切尚稱差強人意，那時還沒有什麼人來，只有演培法師的高足淨華尼師來了。過了不久，仁公與會能法師，也相繼的來了。許多不認識的居士們，陸續續地來到法印寺。法印寺的小佛殿裏，坐滿了四十多人。不是星期日，在美國這個工商業發達的社會裏，竟然有這麼多人來參加，真是太難得了，我們只能歸諸於大師的精神與福德的感召所致。原定十時鐘開始舉行的誦經儀式，延遲到十時十分才開始。今天是誦唸彌勒下生經，稱唸彌勒聖號。儀式開始的時候，印海法師告訴我，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儀式，全部在中午十二點鐘結束，吃過午飯，居士們都要回家去。仁公構想的午後座談會節目，自然也就取消了。仁公是我們的前輩，印海法師請他主持拈香，十項全能，文武雙全的印海法師，他是主人，也是當然的維那，會能法師負責敲木魚。我這個「開心」（心臟開過刀）的廢人，只有站空。參加的居士之中，有二位特別顯目的人物，一位是美國的金水老先生，一位是中年的美國女士。正當我們唱爐香讚的時候，身着西藏喇嘛裝束的日常法師來了，我以為他也

是來參加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，誰知道他只拜了三拜佛，與印海法師細語二句，轉身便走了。彌勒下生經誦完，接着唸了三分鐘的彌勒聖號，唸誦的儀式便停止了。印海法師以主人與主持人的雙重身份，請仁公講演，仁公事前也有準備，講了四十分鐘的話，他對大師的功德，提出了四點來說明，現在畧記其內容大要如下：

今天太虛大師示寂四十周年紀念，這個集會，是由幻生法師發起的，印海法師籌備的，證明太虛大師是活在他們的心中。諸位今天來此參加紀念大師，也說明大師是活在諸位的心中。

太虛大師，是近代中國佛教之根，也是中國佛教之光。近百年來，中國佛教衰敗到極點，大師的一生悲願，便是復興中國佛教，弘揚大乘佛法。大師的悲願智慧，我們只能用「智莫能稱，歎莫能明」來說明他的偉大。

就本人的觀察了解，大師的悲願功德，可分四點來說明：

一、悲願弘深：大師對中國佛教的禪非常重視，而他本人的禪定工夫很深，並有很高的悟境。一般禪定工夫深的人，往往貪着禪定的快樂而流於消極，大師因有大悲心為基礎，所以，他的禪定工夫不同於一般人，只求個人的解脫，而不為廣大衆生謀救濟。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：「不求即時成佛之貪心」，這便是基於大悲心而來。經中也說：「菩薩但從大悲生」。從大悲心的菩薩行中，才能完成一切功德。大師是真正以大悲心而行菩薩行的。

二、智慧悟境：大師不但悲願深廣，而且他是有智慧悟境的。在早年時代，大師會有二次悟境，從悟境中，對佛法有了甚深的理解，對三寶也有了決定的信心。從此以後，大師所講的佛法，所寫出的文字，都與一般人有所不同，因為透過智慧的悟境之後，他所認識到的佛法，有許多是與佛相

通相應的。大師曾經說過一句「法源直溯育王前」，佛法的根源，應該追溯到阿育王以前。阿育王以前的佛法，才是原始的根本佛法，一味的佛法。從阿育王以後發展形成的部派佛教，以及後來的大乘佛法，都是摻雜了其他的東西進去的。大師的佛法，是直探佛陀的本源，而後去了解後期佛法的。

三、實踐戒行：一般人都認為大師是新僧，其實他是非重視戒行的。在「太虛大師全書」第二篇的制戒裡，大師曾提出「戒為三乘共基」的主張。近代的中國佛教，一般講經的法師，往往都忽視戒的重要，大師二十多歲在普陀山閉關期間，會對戒的問題下過一番工夫，後來他倡導「以戒建僧」，使僧的品格提高，大師的一生，雖然是持的大乘菩薩戒，但他對小乘的比丘戒，還是相當重視的。他曾說過：「佛祖古制，非萬不獲已，不敢毀之。」由此可見，他是重視傳統的戒律制度的。「志在整理僧伽制度，行在瑜伽菩薩戒本」。這便是大師一生志行的所在。

四、直學佛陀：中國佛教，自唐宋以後，大多太相信祖師，而向祖師學習。祖師的行爲，當然都是高尚的，可是，祖師的知見，不一定都是正確的。大師的所學，是直學佛陀的，以佛為目標，而不以祖師為依皈。他曾經說過：「吾不為一宗一派之徒裔」，所以，大師不是屬於任何一宗一派的子孫，他是力行菩薩道而直學佛陀。大師的一生，是平淡樸素的，不認識他的人，都以為他是一個老修行。他沒有大師的派頭和架子，更沒有一般住持方丈的排場，但從平實慈和的待人接物中，給人的印象至深，感人至鉅，這才是真正的導師。現在有許多在家與出家的人，自稱自封為大師，我倒希望中國佛教能夠多出現幾個大師，但是，如果不具有菩薩行的悲願，戒行與德量，妄自尊封為大師，那是污辱了佛教。大師晚年有二句詩：「不是比丘佛未成，願人稱我以菩薩」。大師行的是菩薩行，持的是菩薩戒，他自知不是一個比

丘：佛果未成，當然也不是佛。那末，他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呢？他明白地告訴大家，要大家稱他做「菩薩」——他自己承認是菩薩。菩薩的條件是什麼？據大師自己提示的，要有「英雄佛子的氣魄」，也就是要有卓立不倒，犧牲自己，救濟他人的精神。

我們今天在萬里海外紀念大師，應該體認大師的功德與學習大師的精神，讓大師的精神，永遠活躍在我們心中，我們才能成爲大師的化身！

接着，印海法師請美國的金水先生講話：

我是一九二九年在夏威夷認識太虛大師的，那是太虛大師環遊世界的最後一站。夏威夷那時成立了第一家研究佛學的機構，從事原始佛教研究，我正在那裏研究佛學，太虛大師來了，我們集體去歡迎他，請他演講，並與他合影留念。這張照片中後面一排的那個年輕人，就是當時的我。那時，我才二十一歲。

今天早晨照初法師打電話給我，告訴我今天法印寺有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集會，我很驚奇還有人紀念太虛大師。他問我記得太虛大師嗎？我說：我豈但記得太虛大師，太虛大師每天都活在我的心中（大眾鼓掌）！因此，我從一大堆珍藏的最寶貴的照片裏，特地找出這幀五十八年前與太虛大師的合影，帶來給大家參觀，並願大師在兜率陀天，賜福給大家！（記者按：金水先生帶來的這張珍貴照片，約有六英吋大，粘貼在一張特製的硬紙板上，上面蓋着一層薄的紙，用以保護，硬紙板的上端，寫着1929的年代數字。這張照片雖然歷時五十八年，但是保存很好，一點沒有發黃褪色，人物面貌非常清晰，至爲難得。足見金水先生將它當作歷史最珍貴的紀念品保存的。）

金水先生講完，距離十二點鐘結束的時間已經不多了。參加的周宣德老居士，這時自動地要求講幾句話：

剛才聽到這位美國朋友的講話，引起我的一段回憶。民國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）我在一所專科學校當講師，那年七月，我到廬山歇夏，見到大林寺外面插滿了許多佛教教旗，顯得非常隆重，知道太虛大師在講金剛經，在座的只有十多個人。國民政府考試院戴季陶院長及另一位考試委員也在座，我也坐下來聽講。大師講的許多佛學專有名相我聽不懂，只知道般若叫做智慧，講完經，我提出一個問題請問大師：「般若既然叫做智慧，爲什麼不直接譯爲智慧？」大師回答我：「般若是妙智慧，不是世間智慧一詞的意義所能涵蓋得了的，所以仍稱般若。」大師的這個簡單解釋，給我印象最深。戴院長也給我解釋了很多。這是我見到太虛大師唯一的一次。他那種慈祥和藹的風度，令人一生難忘！戴院長他們聽他講經，便知道他是一個非凡的了不起的人物。到了台灣之後，李子寬居士送我一部「太虛大師全書」，我會找到那段大林寺講經的記載。今天參加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紀念，說出距今五十五年前我與大師的一段因緣往事，用以紀念大師。

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紀念，按理應該虔誠地爲大師上佛供，周宣德老居士講完之後，印海法師看看時間不多，改唸供養偈代替了佛供，草草的結束了紀念大師的全部儀式。

今天紀念大師，仗着大師的慈光與福德，遇到一個溫暖的艷陽天，來了四十多人；更要感謝的，承蒙王薛佩蘭居士發心供衆，讓參加的人品嘗一頓豐富可口的美味午餐，圓滿結束。我這個天涯遊子，也了却了對大師的一分心願。

寫完這篇報導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紀念經過的文字，寄與內明月刊發表，用來彌補我未能爲大師四十周年紀念專號寫文之過，同時，更請關愛我的沈主編，原諒我的失信苦衷！

寫於舊金山法王寺旅次

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深夜